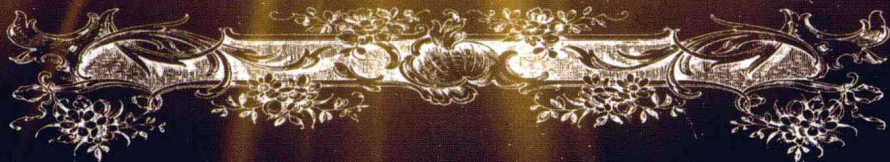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梁工 卢龙光 主编

# 使徒行传 和使徒书信解读



卢龙光 著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

梁工 卢龙光 主编

# 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解读

卢龙光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解读/卢龙光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六)

ISBN 7-80123-574-6

I. 使... II. 卢... III. 圣经-宗教文学-文学研究 IV. 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695 号

---

**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解读**

卢龙光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伟达

**印 刷:** 北京市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45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574-6/B·195

**定 价:** 24.00 元

---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

梁工 卢龙光 主编

##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总序

梁 工 卢龙光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是“经典宗教”，因为这三种宗教都有一部被称为“神圣经典”的圣经。犹太教的圣经基本上是基督教圣经中称为《旧约》的部分；基督教的圣经除《旧约》外还包括《新约》部分。伊斯兰教的圣经又名《古兰经》，其中不少人物源于犹太教圣经和基督教的《新约》。

这三本圣经不但有一部分内容及人物相同，而且都出自中东地区，源于亚伯拉罕的传统；其作者都相信宇宙间只有独一无二之神，并称其圣经有固定的文本，内容不能添加也不能减少。<sup>[1]</sup>这三大宗教对圣经的基本理解是“上帝之言”，<sup>[2]</sup>即其中记载了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凡人的语言。这三种宗教都认为，上帝是一个自有永存的生命，既不需要被人证明，亦不能被人找到，而是他主动透过不同的形式向人说话，即藉梦境、先知、自然界及历史事件等向人显明。对于基督教来说，上帝更是亲自进入历史，道成为肉身，在时间、空间、人群中活生生地向人显出真理和生命的真谛来，此即“上帝的话语”成为圣子耶稣向人启示。由此，这三大宗教不但都被称为



“经典的宗教”，更被称为“启示性宗教”。相对而言，其他宗教都注重人的经验、顿悟和自我寻索，是人追寻生命与神圣的结果，不可能以固定的文本为圣经。只消稍微数算一下佛经和道藏的浩瀚数目（况且还能继续增加），便可知晓个中的差别。

对基督教来说，上帝的伟大与智能是不能被有限的人所全面认识的。人只能透过上帝对人的启示去认识他，一方面透过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历史和文化去认识，此即“自然启示”或“普遍性启示”（General Revelation）；另一方面透过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由特定人物写成的圣经去认识，这是所谓的“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sup>[3]</sup>。由于“自然启示”须经“特殊启示”的解释才有价值，圣经的启示便是基督教信仰、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权威，也是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从信仰及神学的角度看，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从现实的角度说，它只是一本由人写成的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套”66卷（天主教、东正教的卷数较多些）连在一起的书，这就是拉丁文“ta biblia”及英文“bible”的含义。公元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克利索斯顿以拉丁文阴性单数名词Biblia指称圣经，意思是“惟一的书”，从此Biblia或The Bible便成为基督教经典的专称。<sup>[4]</sup>

任何接触过基督教圣经的人都会发现，这部经典分为《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两部分。何以如此？关键词是“约”。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与人“立约”并且“守约”的上帝<sup>[5]</sup>。据圣经的首卷《创世记》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将管理世界的责任交给人（创1：26-28），赐予人自由意志可作各样的选择，只是约定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而人的



始祖选择叛逆上帝，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上帝便按照约定的结果执行，使人的始祖痛失乐园，肉身“归于尘土”。但后来上帝又与人重新立约，圣经分别记载了挪亚之约（创 6: 18 - 22; 8: 20 - 9: 17）、亚伯拉罕之约（创 12: 1 - 3, 15, 17; 22: 15 - 18）、摩西之约（出 19 - 20; 24: 1 - 8; 31: 12 - 18）、大卫之约（撒下 7），以及先知耶利米所论的新约（耶 31: 31 - 34）。

“新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出埃及时与上帝所立的“摩西之约”，必须另立新约。旧约与新约的不同之处在于，旧约的律法写在石版上，而新约的律法写在心版上；相同之处是“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 33）。根据这个应许，耶稣开启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强调内心超过外表对神人之约的忠诚，称义是凭着信心而非单凭可见的行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像旧约时代立约时献祭的祭牲，但耶稣一次牺牲立下新约（林前 11: 25; 路 22: 20）就永远有效（来 9: 11 - 28）。因此圣经中的《旧约》是指耶稣以前的书卷，也就是犹太人的经典，而《新约》则指成于由耶稣开创之新时代的书卷，包括记载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以及耶稣的跟随者所写关于他们如何延续耶稣使命的《使徒行传》及书信等。

圣经虽是“上帝的话语”，却透过人在历史中的经历领受，并由人所书写。《旧约》的 39 卷书共 929 章，所涉历史时段超过 1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400 年），传统主张的作者超过 20 位，如摩西、大卫、所罗门、诸先知、以斯拉、尼希米等。但《诗篇》中的许多诗歌作者不详。即使传统认为是摩西写成的五经，其内容包括了摩西去世的情况，肯定也有部分章节非摩西本人所写。《新约》的 27 卷书共 260 章，涉及的历史时段较短，大约只有 80 年左右（公元 1 世纪



40年代至2世纪初),传统认定的作者起码有8位,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雅各、彼得和犹大。事实上书写《约翰福音》与“约翰书信”和《启示录》的约翰很可能非同一人。而13卷保罗书信中只有7卷被大部分学者同意出自保罗,其他6卷则被认为来自保罗的跟随者。<sup>[6]</sup>《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详,从其内容可见是一个与犹太教关系密切的基督信仰者。《旧约》的作者可能全部是犹太人,《新约》的作者大部分也是犹太人,但《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出自同一人)和《约翰福音》的作者则可能是外邦人。其实,圣经的重要性或其被尊为神圣基本上与作者无涉,而是由于其内容被当时的人所重视和接受,视为源自上帝。

据圣经学者研究,《旧约》的主要经卷皆源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经过一段时期流传才成为文字;即使成为文字后,最初也非完整的书,而是又经过一段时间编辑修订,才形成卷籍。故强调某卷书是那个作者所写,只是一种现代观念;该卷书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可能与那位被命名的作者有关,以至认识他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验对理解该卷书会有所助益。但还有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即认识与那卷书形成有关的信仰群体,因为他们的经验与该卷书的内容肯定发生过互动关系,以致那卷书产生了意义而被不断地诵读、解释与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经卷包含了特定信仰群体的经验,故此认识他们的历史处境与经验,对后人了解该经卷非常重要。

《新约》所涉及的历史虽然很短,四卷福音书亦同样经历过信仰群体口头传递,写成文字,再编辑修订,形成定本的过程。而对四卷福音书进行比较时,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看出传递及保存其信息及文字的信仰群体对耶稣言行的不同经验和看法。它们能出现在同一本圣经之内,则表





现出一种多元而统一的关系。<sup>[7]</sup>从信仰及神学的角度说,统一性是同一位上帝主动向人启示的结果;多元性则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的人对同一真理的不同体验与响应。

基督教被称为“一本书的宗教”,<sup>[8]</sup>若离开这本书即圣经,就会不复存在。所以圣经是基督教的基础;研究圣经是研究基督教的基础。圣经研究在西方已进行了两千年,所涉范围及所用方法非常广泛;所涉的学问也多种多样,包括考古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历代学者研究圣经文本内含的意思 (the meaning within the text)、文本背后的意思 (the meaning behind the text),也研究文本面向的世界 (the world in front of the text)。后者特指圣经对现代读者的意义除了可透过不同学科如文学或社会学来解释外,亦可从读者的观点及其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读者对圣经的回应来观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圣经诠释在不同时代、地域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源源涌现,早已酿成一门蔚为壮观的大学问。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许多学者投身于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研究,而他们大都来自哲学系及历史系,是在原先的学术基础上转而研究宗教的,其中不少人关注的乃是基督教思想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他们借助研读一些西方神学著作来讨论宗教问题,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尚未摆脱“自然启示”或“普遍性启示”的范畴,仍是在第二个层次从事学术活动。若想真正认识基督教,必须认识基督教的根基圣经,在“特殊启示”的范畴中进行研究;而只有圣经研究才是对基督教原始文本的研究,才是首要的基础性研究。由于圣经堪称西方文化的重大聚焦点,自80年代初期以来,“圣经类”图书在国内市场上一直畅销不衰。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圣经故事、圣经诗歌、圣



经导读、圣经辞书等已超过一百种。这批图书传播了圣经知识，但其中不少仍停留在简单介绍层面，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人们深入了解圣经的需要。

为了使国人对圣经有更充分的了解，并推动学术界对圣经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组织了一批内地和香港的学者、研究生合作编出这套“圣经文化解读书系”。书系由6卷构成，第一卷综述圣经形成的背景、其正典化过程、内部结构、在后世的传播和阐释，及其对后世文化的深远影响；第二卷至第六卷将圣经卷籍分成5种类型依次评述，它们是：1、律法书、叙事著作；2、诗歌书、智慧文学；3、先知书、启示文学；4、福音书；5、《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全书的理论深度和文字风格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既从基本常识谈起，又尽量体现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就和作者的研究成果，使一般读者和学者都能从中受益。语言则力求准确、简明、优美、活泼，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知识性、学术性和较高文化品位的统一。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及纪念黄传经先生之基金的赞助，特致谢忱。由于资料准备不足，学术水平欠缺，书中肤浅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诚邀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2003年3月1日

#### [注释]

[1] 见杨牧谷《Canon(正典)》，载《当代神学辞典》上册，第179-181页。

[2] 见《提摩太后书》3:16-7。参见周天和《“传统教导”与“圣经研究”》，载卢龙光编《读经、研经、释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2000，第10-18页。



[3] 参见 C. H. Pinnock, 'Revelation', in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d. Sinclair Ferguson & David Wright,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585 - 587.

[4] 卓新平《圣经鉴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页。

[5] 参见 F. 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19 - 22.

[6] 参见 Raymond E. Brown, *An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7] 参见 James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 I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 of Earliest Christianity*, 2nd ed. London: SCM, 1990.

[8] 参见 F. 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VP, 1988, pp. 18 - 19.

## 导 言

圣经本质上是一部信仰的书，但也是一部属于历史和文学的书，其内容更反映了各书卷成书的漫长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处境，因而成为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更准确地说，是一部 66 本书编成的文集。

这部书可说是一本“基督宗教”的书，但却又超越了这个宗教而属于整体人类文明，因为它已经不只是“基督宗教”的“基础”<sup>〔1〕</sup>，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科学、政治、经济等发展，不能够避开圣经。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化频繁交流，世界各民族必须彼此分享对方的文化资源，才能够与现代世界接轨，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但须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更要吸收外国的文化。

圣经研究已有 1900 多年的历史，但现代的研究则是 19 世纪才得以蓬勃发展，这是受到科学发展的影响，讲求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圣经作为一本历史的文学作品，必须经得起历史研究法及文学研究法的考验，因此 19 世纪的圣经研究多着重于文本的考证、不同版本的对照，以梳理出较接近原初的面貌，透过研究产生圣经各书卷的社会历史、思想文



化和宗教信仰等背景状况，努力确定各书卷的作者、成书年代、地点、成书过程及其文学风格、数据来源等，以便可以更有把握地解释圣经的内容，期望找出各书卷成书时的原意，透过研究文字、文法、语句结构和同时代作品的关系，了解各书卷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现代圣经研究的“历史文法评鉴法”（historical - grammatical criticism），被广泛地同意为现代释经方法的基础。虽然对于一些如诗歌、智慧书等超越时间、地域的作品，这方法在应用上有不少困难，甚至一些经历较长成书过程的书卷，如《旧约》的历史和《新约》的福音书，这方法也需要配合其它如“形式评鉴法”（form criticism）、“新文学评鉴法”（new literary criticism）及“社会学进路”（sociological approach）等去了解书卷成书过程中，处境和数据本身的变化和数据的多元来源等特质来解释经文的意思。

现代圣经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的、科学的研究，更由于牵涉不同语文，如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拉丁文、德文、英文等，使我们华人在圣经研究领域举步为艰。

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不少华人学者的努力，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努力用华人的经验与语言去诠释，并且向华人推广圣经研究的知识，使得圣经的知识与智能，也可以成为华人与中国文化可用的资源。

本书为本系列之最后一本书，内容主要讨论基督宗教的主角耶稣离世后该宗教发展的有关书卷，这是基督宗教从犹太教中脱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宗教的萌芽时期，是基督宗教寻找自我身份的重要阶段。从这时期的书卷中，我们可以见到多元的表达形式和思想，甚至有些矛盾与张力，但又形成一种合一的主体而能成为一部书。多元与合一不但



表达在圣经的各书卷中，更重要的是继续表达在现代的基督宗教之中。研读这些书卷，不但可以了解基督宗教孕育期的情况，亦可明白基督宗教的现况，盼望本书能帮助读者对这方面的认识有所贡献。

本书能够成功出版，有赖很多人的努力。首先要感谢梁工教授费神替本书润饰及编辑；他不单数十年如一日在河南大学推动圣经研究，更努力将圣经知识普及化。又感谢本人的研究助理李少秋博士，他负责搜集本书的基本材料，并编成草稿；但现在的文稿已作了大量修改和增删，无论是观点与立场皆是本人看法，李博士不需负任何责任。亦感谢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郭汉成博士协助修订有关《加拉太书》的资料、王敏贤女士协助本人修改及补充每一章的内容，润饰文字，尤其最后一章有关“典外文献”的资料，是她所草拟，本人只作了少量修改。还要感谢黄美凤同学协助输入电子计算机。

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非本人的创见，主要是搜集不同学者的研究心得编辑而成，希望对国内刚起步的圣经研究能有一点推动作用；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倍努力，使华人对国际的圣经研究作更大的贡献，是所至盼。

卢龙光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2005年7月1日

#### 〔注释〕

〔1〕 参卢龙光，“圣经：基督教的基础”。载《圣经与文学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175-200页。

# 目 录

“圣经文化解读书系”总序 / 1

导 言 / 1

## 第一章 新约世界

- 第一节 希腊的文化 / 2
- 第二节 罗马的管治 / 8
- 第三节 希罗统治下的犹太人 / 13
- 第四节 社会与经济 / 18
- 第五节 希罗的哲学思想 / 28
- 第六节 希罗的宗教世界 / 36

## 第二章 使徒时代人物素描

- 第一节 彼得 / 48
- 第二节 约翰 / 60
- 第三节 司提反与腓利 / 65
- 第四节 巴拿巴 / 71





第五节 保罗 / 75

第六节 提摩太与提多 / 93

### 第三章 新约文献(1):《使徒行传》

第一节 路加与《使徒行传》 / 102

第二节 《使徒行传》 / 104

### 第四章 新约书信

第一节 书信在《新约》中的重要地位 / 124

第二节 古代书信与新约书信 / 126

第三节 保罗书信 / 129

第四节 其他书信 / 133

### 第五章 新约文献(2):保罗书信

第一节 保罗的思想 / 136

第二节 《罗马书》 / 146





- 第三节 《哥林多前、后书》 / 167  
第四节 《加拉太书》 / 186  
第五节 《以弗所书》 / 199  
第六节 《腓立比书》 / 217  
第七节 《歌罗西书》 / 235  
第八节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 251  
第九节 《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 / 268  
第十节 《腓利门书》 / 290

## 第六章 新约文献(3):普通书信

- 第一节 《希伯来书》 / 300  
第二节 《雅各书》 / 315  
第三节 《彼得前书》 / 327  
第四节 《彼得后书》 / 342  
第五节 《犹大书》 / 353